

傅雷全集

4

four

4

傅雷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四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幻灭》，这部作品在巴尔扎克手订的《人间喜剧》总目里，列入“风俗研究编”的“内地生活栏”。译本完成于一九六一年秋至一九六四年八月，同时撰有“译序”一篇，后作为傅雷先生的遗译，于一九七八年三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该序在“文革”佚失。现据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一版第四卷校订排印；《傅雷译文集》在收入《幻灭》时，曾参酌译者手稿校订。

本卷目录

第四卷出版说明

巴尔扎克

幻 灭

巴尔扎克

幻 灭

Honoré de Balzac
LES ILLUSIONS PERDUES

Edition "Classiques Garnier", Paris 1956

插图作者：Charles Huard（查理·于阿）
木刻作者：Pierre Gusman（比哀·居斯芒）
（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Paris 1949）

目 录

第一部 两个诗人

- 一、一家内地印刷所 ····· 9
- 二、特·巴日东太太 ····· 34
- 三、客厅里的夜晚，河边的夜晚 ····· 66
- 四、内地的爱情风波 ····· 105

第二部 内地大人物在巴黎

- 一、巴黎的第一批果实 ····· 131
- 二、弗利谷多 ····· 162
- 三、两种不同的书店老板 ····· 167
- 四、第一个朋友 ····· 176
- 五、小团体 ····· 182
- 六、贫穷的花朵 ····· 190
- 七、报馆的外表 ····· 197
- 八、十四行诗 ····· 203
- 九、忠告 ····· 209
- 一〇、第三种书店老板 ····· 216
- 一一、木廊商场 ····· 222
- 一二、一家木廊书店的外表 ····· 227
- 一三、第四种书店老板 ····· 231
- 一四、后台 ····· 236
- 一五、药材商的用处 ····· 243
- 一六、高拉莉 ····· 251

一七、小报是怎么编的	258
一八、半夜餐	265
一九、女演员的住家	273
二〇、最后一次访问小团体	281
二一、另外一种记者	286
二二、靴子对私生活的影响	292
二三、报纸的秘密	296
二四、又是道利阿	303
二五、初试身手	307
二六、出版商拜访作家	313
二七、出尔反尔的技术	321
二八、报纸的威风与屈辱	329
二九、戏剧作家的钱庄老板	334
三〇、新闻记者的洗礼	337
三一、上流社会	345
三二、浪子	355
三三、第五种书店老板	359
三四、敲竹杠	364
三五、贴现商	368
三六、转移阵地	377
三七、弄神捣鬼	383
三八、生死关头	390
三九、一文不名	402
四〇、告别	407

第三部 发明家的苦难

引言：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	415
打落水狗	420
上编 追偿债务的故事	422
一、需要解决的问题	422
二、勇气十足的妻子	424

三、未来的犹太	428
四、戈安得弟兄	432
五、第一声霹雳	436
六、造纸业一瞥	442
七、介绍一般的内地诉讼代理人，尤其 是柏蒂—格劳	444
八、给付不出款子的出票人义务上一课	449
九、一张五十生丁印花税票的射程和威 力不下于一颗炮弹	455
一〇、所谓局势险恶	459
一一、父亲和两个仆人	464
一二、两个代理人怎样放火 杜布隆怎 样从旁帮助	467
一三、控诉的高潮	471
一四、为什么羁押债务人在内地是绝无 仅有之事	478
一五、两桩试验，一桩成功，一桩失败	483
一六、利之所在，虎视眈眈	488
一七、柏蒂—格劳的对象	492
一八、神甫的一句话	496
下编 家庭的晦气星	500
一、浪子回家	500
二、意想不到的荣誉	505
三、捧场的阴谋	510
四、如此好心，我们一生也能碰上几回	516
五、吕西安把内地的荣誉当真	520
六、隔墙有耳	526
七、吕西安在巴日东府上扬眉吐气	531
八、痛心之极	537
九、诀别	541

一〇、大路上的奇遇	544
一一、一个亲信的故事	550
一二、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专为野心家讲 的历史课	553
一三、埃斯科巴的信徒讲的道德课	557
一四、西班牙人的侧影	562
一五、为什么罪犯总要诱人堕落	566
一六、斗争到了招架不住的时候	569
一七、坐监的影响	573
一八、晚了一天	578
一九、合伙经营的故事	584
二〇、结 局	589

第一部 两个诗人

一、一家内地印刷所

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内地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丹诺普印刷机英国政治家兼科学家斯丹诺普（一七五三——一八一六）设计的印刷机，开近代印刷技术的先河和油墨滚筒。安古兰末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安古兰末是法国西南部夏朗德州的首府，以造纸出名同巴黎的印刷业经常接触，用的始终是木机。俗语把印刷说做“叫机车叹气”，就是从木机来的，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预备铺纸上印，排满铅字的版子，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做“云石”。这种机器尽管简陋，埃尔塞弗，柏朗坦，阿尔特和第多荷兰的埃尔塞弗（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的柏朗坦（十六世纪）和第多（十八—十九世纪），意大利的阿尔特（十七世纪），都是欧洲书业史上的重要人物，世代印行精美图籍，成为有名的珍本，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奚罗姆—尼古拉·赛夏当做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因为那些工具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

赛夏出身是个掌车的。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为“大熊”。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从印刷机到墨缸，来来往往，动作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那绰号大概是这样来的。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做“猴子”，因为他们忙忙碌碌老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铅字。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全国大征兵一七九三年八月法国国民议会下令，在国外战争未胜利前，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子，一律须服兵役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赛夏亏得上了年纪，成了家，逃过兵役。印刷所的老板，也就是行话所谓“傻瓜”，死去不久，遗下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

夏。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孤零零的大熊没法变成猴子，因为他只管印刷，一字不识。一位人民代表大革命后法国国民议会成员的名衔急于分发国民议会的皇皇文告，不管赛夏有无能力，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赛夏公民大革命时期废止先生太太的称呼，改用公民女公民相称收下棘手的执照，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只花一半价钱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可是这不算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字不能印错。奚罗姆－尼古拉·赛夏正在为难，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只能找个工作糊口。特·摩公勃伯爵穿上寒伧的工衣，做了内地的印刷监工。某些公民为着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包办的，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张贴。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一七九五年，恐怖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特·摩公勃伯爵，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指一八〇一年七月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宗教协议为止。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在贵族院和特·摩公勃伯爵坐在一张凳上。尼古拉·赛夏在一八〇二年上不比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却赚了不少钱，有力量雇一个监工了。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现在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见着害怕。贫穷消灭了，吝啬脾气跟着出现。印刷所老板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变得又贪心，又猜疑，又精明。他仗着自己的经验，瞧不起理论。他只要眼睛一望，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估出一小页或一整张的价钱。他告诉外行的主顾，大号的铅字成本贵；倘若用小号的铅字，他又说排起来费工。他在本行中一窍不通的是排字，最怕弄错，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凡是按时计酬的工人，赛夏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有什么纸厂周转不灵，他买进便宜的纸张囤起来。因此，那所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就做印刷工场的屋子，一八〇二年时已经是他的产业。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好运：老婆死了，只有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主要不是给儿子受教育，而是替自己预备后任。赛夏待孩子很严，有心把家长的威权延长时期；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做活，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

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安排妥当，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那时铺子交给一个能干的年轻人，不怕不兴旺发达。大卫·赛夏在安古兰末中学成绩优异。老赛夏虽然是从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的大熊爬上来的，非常瞧不起学问，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好不严厉的嘱咐大卫别指望老家的接济，必须在巴黎，据他说是工人的天堂，好好的攒一笔钱；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卫在巴黎一边学印刷，一边进修，完成学业。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一八一九年年终，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去接管买卖，离开巴黎，从头至尾没有花过父亲一个钱。当时尼古拉·赛夏的印刷所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的报纸，那是州内独一无二的刊物，另外还承接州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靠着这三宗买卖，一个活跃的青年不难挣一份大大的家业。

正在那个时期，开纸厂的戈安得弟兄买下安古兰末的第二张印刷执照。那家印刷厂一向被赛夏利用帝政时代连年战祸，百业萧条的局势，排挤得没有生路；赛夏为了时局，也不曾收买那铺子；这个小算盘竟害得他自己的老印刷所后来一败涂地。当时老头儿听见消息私下欣幸，以为同戈安得弟兄的竞争有儿子来担当，不用自己对付了。他心上想：“我是挡不住的，可是第多厂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准有办法。”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巴不得早日交代，好称心惬意的过活。他对高等印刷固然知识有限，在另一门艺术，工人们说笑话叫做“酒醉学”方面，倒是一个高手。那门艺术，《邦太葛吕哀》的了不起的作者指法国十六世纪的作家拉伯雷当年很重视，不幸遭到一些“节制会”防止酗酒团体，各国都有的摧残，钻研的人一天少一天了。奚罗姆-尼古拉·赛夏不愿辜负他的姓氏，永远口渴得厉害赛夏一字在法文中与干燥一字相近；法国人又通常以葡萄酒解渴，故以口渴隐喻好酒。他对“发酵葡萄”的嗜好多少年来受着老婆约束，只能适可而止。其实那嗜好是出于大熊们的天性，夏朵勃里昂先生在美洲的真熊身上也曾注意到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夏朵勃里昂，在中篇小说《阿塔拉》中描写美洲的熊多吃了葡萄，在树上醉得摇摇晃晃。据一般哲学家的意见，一个人年轻时代的习惯老来会变本加

厉。这条规律在赛夏身上证实了：他越老越贪杯。嗜酒的习惯在那张大熊脸上留着标记，使他的长相与众不同：鼻子尽量发展，近乎一个三号大法规法国印刷业称呼某种字体的术语。三号大法规等于八十八磅(Points)的字的大写A字，布满血筋的面颊像葡萄叶，红里带紫，长着许多小瘤，往往还有细毛点缀；整个脸庞仿佛秋天的葡萄叶包着一只其大无比的鸡蕈菌。两道浓眉好比两簇堆着雪花的小树，底下一双小灰眼便是喝醉的时候也很精神，显出一种贪婪成性的狡猾。贪婪把他所有的感情都消灭了，连父子的天性在内。光秃的脑袋四周剩一圈花白的头发，还有点蜷曲，令人想起拉封丹寓言中的芳济会修士。他矮身量，大肚子，像一盏费油而光线不足的旧油灯。一个人无论什么嗜好过了分，都能使身体往原来的方向发展。酗酒同研究学问一样叫胖子更胖，瘦子更瘦。三十年来尼古拉·赛夏老戴着民兵的三角帽；那种帽子当初出过风头，如今在某些内地城市的鼓手头上还看得见。他穿着似绿非绿的丝绒背心和丝绒长裤，棕色的旧大氅，一双花色纱袜，一双银搭扣的鞋子。赛夏这副布尔乔亚服装并不能遮盖他是工人出身，可是同他的嗜好和习惯再合适没有，而且完全表现出他的生活，仿佛那家伙是全身穿扮好了出世的。我们提到葱不能不联想到葱的皮这里的葱就是我们所谓的洋葱，提到赛夏也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装束。如果老印刷商不是早已暴露他利令智昏的贪心，单单那次退休的经过也足够描画他的性格。不管儿子要从赫赫有名的第多厂带回许多学识，赛夏只打算跟儿子做一笔好买卖，这个主意他已经酝酿了多年。老子要赚钱，儿子势必要吃亏。可是在老人心目中，做买卖根本谈不上父子。赛夏先把大卫看做独养儿子，后来认为是当然的受盘人，同老子有利害冲突：他必须高价出盘，大卫必须低价盘进；因此儿子变为一个非制服不可的敌人。从感情转化到自私的过程，在有教养的人总是迂回曲折，慢慢儿来的，还得用虚情假意遮盖；在老熊身上却直截了当，非常迅速；他的行动说明狡黠的酒醉学比高深的印刷术强得多。儿子回家，老头儿拿出精明人欺哄老实人的手段，对他像招待主顾一般亲热，像服侍情妇一般关心：走路扶着他的胳膊，叫他脚下留神，别踩着泥浆；吩咐佣人替他暖被窝，生火，预备半夜餐。第二天，尼古拉·赛夏备了一顿丰



他的长相与众不同。